

亦弓的日月

唐湾明 著



我很渺小

可我却是这个伟大国家崛起的历史者、参与者

我愿意用我这支稚嫩的笔

讴歌这伟大的时代

记录我在这个时代的感触和思考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亦 弓的 日月

唐
湾
明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弓的日月 / 唐湾明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227-05985-1

I. ①亦…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1660号

亦弓的日月

唐湾明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扬子鳄书坊 仙 尘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180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985-1/I·148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艺中年亦弓

邓志刚

经过这么多年的惨痛教训，我终于明白：得罪谁都没关系，千万别得罪亦弓。

还是这么多年的经历，我同时又明白到：得罪谁都不行，得罪亦弓没事。

因为亦弓是作家，而且还是很早就写博客的作家。得罪作家的下场，就是你在他笔下的形象是那么的猥琐不堪，而且这个不堪的形象通过网络传遍全世界，让你无所遁形，恨不得自己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无论是《莽山探奇记趣》，还是《第三只眼》采风的经历，我的形象在亦弓的笔下算是彻底“毁”了。亦弓“毁”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作家，作家有艺术加工的权利。笔杆子强过枪杆子啊，认栽吧！

因为亦弓是男人，而且还是很典型的湖南男人。湖南男人古道热肠，很讲义气，也心怀高远。得到亦弓帮助的人很多，他的朋友也遍天下，从《郑老三》《踏着彩云飘》等文中都可见一斑。得罪了亦弓，你不用担心他记恨，更不要担心他报复。所以只要有敲打亦弓的机会，我是一概不会放过，这么些年来感情反倒越来越好。

现在我跟亦弓几乎天天在一起厮混，熟悉得好像一生下来就是朋友，比亲兄弟还亲近。其实认识亦弓也才不到十年时间，大概2005年年底吧，作为某单位领导的亦弓在办公室接待老周和我这个首次来访的湖南老乡时，那副湖南男人所特有的典型眉眼立即让我不自觉地有股亲近感，脸上透出的完全是中年成功男人的沉稳和世故。

一年以后的某天中午，老周在我办公室喝茶时，满脸兴奋地说：亦弓牛逼了，最近代表国家去韩国参加第九届门球世界杯比赛，拿了个铜牌，现在朋友们都在为他庆功呢！我很淡定地笑笑：是吗？要不要找他去索取签名？要不要骗取他自传的独家版权？当然这都是调侃，我还没有熟悉到真的为他去庆功。他拿世界奖牌，与老虎伍兹拿世界冠军，对我的意义都一样。何况我确实认为，玩门球的大概都是些老弱病残吧，否则哪轮得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亦弓？反正我不懂门球，也不关注门球。直到那天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才知道原来门球还是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开展。中国引进门球几十年，还从来没有在国际上拿到过奖牌，这次亦弓他们代表国家出战获胜，是中国门球零的突破，难怪老周说他牛。

真正让我刮目相看是对亦弓的进一步熟悉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亦弓的太太，惊羡其大家闺秀的优雅气质和明星般的美丽容貌，从其口中才知道亦弓搞体育是科班出身。他很早就进入了家乡连州体校练体操，中学期间就加入文工团做演员，应该算以童工身份参加工作了。《文工团的故事》里面，真正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火热的青春。正是在文工团里的系统训练，让能歌善舞、玉树临风的亦弓成了台柱子，并且成功地将团里漂亮的女一号，追成了现在的亦弓太太。

童工出身的文工团演员、门球世界铜牌获得者、作家，这三个跨度极大的身份最后是如何集中到亦弓的头上，我是完全不知情。我只能从亦弓修炼第四个身份“摄影师”的过程中，隐约地窥视到其成长的点点蛛丝马迹。2010年国庆节，“莽山四君子”首次出游，亦弓拿着一台入门级单反相机，装模作样地跟在我 and 老周的身后。他当时对什么测光、对焦、构图之类完全没有概念，纯粹当傻瓜相机使用，片子当然没法跟我们的佳能5DII配专业镜头拍出来的相比。尤其是在连州一个岩洞的弱光环境下，亦弓和青蛙的相机就只

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结果被我毫不留情地耻笑加鄙视，深深地伤害了一回他那脆弱的小心灵。回来以后，亦弓大受刺激，立马出血本购买了佳能 5DII 相机和配套的镜头。

半年之后，四君子游汕尾红海湾时，亦弓带着新相机，兴奋地像个勤劳的工蜂，一路噼里啪啦地拍个不停，嘴巴里不停地哇啦哇啦说：“好！漂亮！太棒了！”可是，当我发现他将拍摄模式设置成 Av（光圈优先）而不是我要求的 M（全手动），并且对光圈、速度、ISO 值这三者的组合完全没有概念时，我气得破口大骂（骂就是我最主要的沟通方式）。亦弓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脸委屈地耷拉个脑袋，眼睛里隐约地含着泪花。

从那以后，亦弓老老实实地从摄影的基本功开始学习。2011 年国庆节，我们一行从拉萨西行阿里并沿新藏线进入新疆，亦弓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日喀则和珠峰时，亦弓严重高原反应，上吐下泻，昏迷入医院治疗，差点被我取消行程而赶回家。可是，亦弓坚持说：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坚决不能半途而废。十六天时间的地狱式磨炼，亦弓的摄影水平明显提高。

2012 年，亦弓为了更加系统地学习摄影，专门参加北京摄影函授学院深圳分院学习，并当上了班长，两年后毕业时，作品已经在全国多项摄影比赛中获奖。短短的三年时间，已经成为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企业家摄影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最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名副其实地成了摄影家。这家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不能不服。

这就是我认识的亦弓，一个多才多艺、乐观向上、勤奋好学的文艺中年男人。

2014 年 9 月于深圳

兄 长

吴清华

我是亦弓博客最铁的粉丝，喜欢他那随性、风趣、细腻而又直言不讳的文字。他的文章如同他的性格，热情、豪爽而又洁净、纯粹得如同蓝天。我俩都属虎，他比我大一轮，从认识的那天起，他就一直以大哥自居，多年兄弟情分，情同手足。对他的了解，应了那句话，文如其人。读他的文章，就如与他闲聊，真实而不造作。风是风，雨是雨，不含糊，不卑躬屈膝，更不会阿谀奉承。他的率真，不像是从政的官员，倒像是象牙塔里做学问的学者。

因为一直把他当兄长，久而久之习惯了他的“霸道”，常在“仰其鼻息”而又“愤愤不平”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的多才多艺可不是浪得虚名。如果说弹琴说唱，歌台舞榭精通，那是因为年少时进了文工团练就的童子功，可舞文弄墨，挥笔春秋就不是一日工夫能得道，轻而易举就能一蹴而就的了。他的勤奋和努力，刻苦和执着，如醉如痴般的追求，成就了他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篇章，成就了他那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文字。

与他结伴参加摄影函授班学习，都是从零开始，从基础班开始学起。两年后，他的作品已经在全国获奖，在网上开线上影展。从市级摄协会员到省级摄协会员，直至国家级摄协会员。他是北京摄影函授学院深圳分院有史以来第一位零基础入学，两年闯国会的学生。毕业时被学院聘为助教，成为学院的标杆。他的蜕变，是非常迅速的。当然，我们看到的是那片辉煌，可化蛹为蝶的艰辛和痛苦我们未必知晓。

一路走来，他智慧的火花和出众的才华不时闪现。他的优秀，如果仅仅视为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他的刻苦和付出，我是望其项背，自叹不如。入学以来，他的业余时间 and 精力，几乎都在钻研和摆弄他的相机。只要是假期，他不是 在采风，就是在去采风的路上。就是春节，也是陪家人吃餐团圆饭就跑个无影无踪。年过半百的人了，还像个小伙子，爬山涉水，不辞劳苦，一按快门就兴奋。我追随在他身边，就是赶不上他的节奏，我常纳闷，他这朝阳般旺盛和抖擞的精神从何而来？细想之下，结论是他的本性使然，对生命充满希望的人，生活必定充满活力。

手足情，同学谊，我也从他的身上学会了坚持。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请教于他，他从不推辞，总是以真挚的热情帮助我解决困难。多年的交往，我们也吵过架，斗过气，可他常说：“无论日后路怎么走，彼此老友角色依旧。”有时候兄弟感情就是这么一回事，不需要时间洗礼，不需要山盟海誓，只需要有共同的感触，共同的思绪，共同的梦想，就会成为对方可以依靠的一面墙。他的乐观，他的勤勉，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兄长而自豪，为有这样一位挚友而骄傲。

2014 年 6 月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文艺中年亦弓	邓志刚
	004	兄 长	吴清华

抹不去的往事	001	郑老三	
	019	住“周转房”的日子	

文工团的故事	026	苦与乐的岁月	
--------	-----	--------	--

行行摄摄	123	莽山探奇记趣	
	128	第三只眼	
	141	踏着彩云飘	
	178	后 记	

郑老三

1

郑老三是一位渔民。死了也有八九年了。

郑老三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一下还真想不起来。可他的音容笑貌，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记得郑老三死的时候应该不到三十五岁吧，两个小孩，一个读二年级，一个读一年级。她老婆也应该不到三十岁，一位很害羞，勤劳而不善言辞的潮汕女人。

我与郑老三的感情，应该是很真诚的。对他，有一种很难形容，很复杂，却是很感恩的心态。平时与他交往仅仅限于工作，却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一种互相信任，兄弟般真诚相待的情怀。

交往的几年间，一起喝过两次酒。酒桌上郑老三话不多。但从他那充满喜悦的脸上，你会感受到快乐。

郑老三死得有点蹊跷，知道的人都很同情。大家都在感叹，生命真的很脆弱，世道对好人不一定公平。

那是2000年的夏天，傍晚时分郑老三驾驶一辆小型人货车，从大鹏镇回大澳湾山庄，经过海边山路时，一只小虫从打开的车窗飞进眼睛。他很自然地用手搓揉了一下，回到山庄后眼睛就肿了。

当晚到大鹏镇医院冲洗了一番，上了些眼药水。

第二天，情况恶化，整个脸都肿了，家里人把他送到了深圳市眼科医院。

住院大半年，不见好转，两只眼睛都瞎了，只能出院。

在家养了半年，情况更加严重，全身皮肤开始溃烂，最后送到广东省眼科医院，还是回天乏术，前后不到一年，一命归天。

死后做了医学解剖，结论是脑炎。

原因是小虫飞进眼睛时，搓揉引起眼部微小血管破裂，毒素进入脑部血液，引发了一系列感染并发症。

一条鲜活的生命，因为一只小虫而断送，令人唏嘘不已。

2

郑老三是一个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好人。

1997年春天，我在大鹏半岛筹办大澳湾山庄。带着十多个从韶关市职业学校招来的员工，住进山庄工地，为山庄开业做准备。

山庄面向大海，群山环抱。一片银白色的海滩像月牙一样镶嵌在蔚蓝的海岸上。滩边上停着几艘渔船。跨过海滩，东面是一处陡峭的山崖。上面长满了野菠萝和山稔子。海岸边上那一排高大的木麻黄树，像一排卫士，守卫着散落在山涧中的别墅。群山的植被郁郁葱葱，一群群的海鸟在密林中嬉戏。一派南国滨海的山海风光。

山庄土建刚刚完成，正在装修。

进出山庄的道路还没修好，一条泥泞的土路一到雨天几乎不能前行。电也还没接上，施工只能自备发电机。晚上工地停工后，发电机也停了，周边一片黑漆，用手电照明。更要命的是地下水井还没施工，施工和生活用水都依赖山涧上的一股小泉水，一下雨，吃的喝的都是黄泥巴水。

新招的员工都是十七八岁的半大毛头孩子。白天安排他们清洁已修好的别墅，晚上在那荒无人烟、黑灯瞎火的海边，只能把他们禁锢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宿舍里，一个都不准外出。

可是，这群精力旺盛的青春少年，都是从韶关山区来的孩子，

没见过海，对大海充满着憧憬和好奇。只要我一不留神，他们就会偷偷跑到海滩游泳。我怕出安全事故，提心吊胆，防不胜防，整天在焦虑中度过。

那天晚上，我因事没住在山庄，第二天一早，工地通报，山庄昨晚出事了。

一位女员工在海滩上游玩时，突然被一个大浪打翻，女孩不会游泳，挣扎着随海水漂出了百多米。紧急关头，被正在附近海上作业的郑老三救起，送到了医院抢救，现在已经转危为安。

吓死我了，赶到医院后，见到了在医院忙乎了一个晚上的郑老三。我十分感动，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感谢他舍身救人的义举。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算是认识了。

3

郑老三的渔船，就停放在大澳湾的海滩上。每天傍晚都会看见他与几位年轻的伙计忙前忙后，收拾渔网，准备淡水。天一黑就出海，第二天天刚亮，船已回来。又一阵忙碌，把一晚上的鱼货卸下，卖给守在海滩的鱼贩，结束劳作。

这天中午开饭，员工们笑逐颜开，厨房师傅给大伙做了顿丰盛的海鲜大餐。鱼、虾、蟹样样齐全。奇怪了，我们每顿三块钱的伙食标准，怎么可能吃上海鲜。我问厨房师傅是怎么回事，师傅告诉我，是郑老三送的，分文不收。

隔了几天，又有海鲜。

我觉得平白无故吃人家的不好，得问清楚，也对人家表示感谢。

那天，起了个大早，在海滩上等郑老三的船靠岸。

左等右等，老不见归船。几番周折，才向郑老三的邻居打听得到，原来他的船出远海了，要两天后才回。

这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就着昏暗的蜡烛光看书，门外响起

了轻轻的敲门声。奇怪，这黑灯瞎火的工地，都睡觉的时候了，还会有谁敲门？

打开房门，郑老三静静地站在门外，脸上露出憨憨的笑容说：“唐总，你找我有事吗？我出海了，刚回来。邻居说你找过我。”

望着郑老三那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庞，心想，这个人还真地道，那么晚了还上门。急忙把他让进房间。

房间是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棚，除一张小床外连板凳都没有。

郑老三执意不肯坐到床上，我也只能站起来与他说话。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觉得老是吃他送的海鲜不合适，叫他以后别送了。

他却一点都不在乎，一再说是看见我们这些刚从学校来的孩子可爱，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自己打的鱼获不值钱，给孩子们尝尝鲜，不值挂齿之类。

这是我第一次与郑老三说这么多话。感觉他说话很有条理，像是个有文化的人。后来才了解，他不是大鹏本地人，是潮汕移居过来赶海的。在老家当过乡村教师。难怪他看见我们那些刚从学校来的员工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他普通话说得不错，完全没有潮汕人口音。

4

六月的一天，刮台风。

狂风暴雨肆虐了好多天。山体滑坡，进出山庄的路已经完全中断。我们被困在工地上三天了，粮食和青菜已经吃光，到了粮尽弹绝的境地。我愁得不知该怎么办好，坐在工棚发呆。这时突然发现郑老三满身泥巴，挑着一担东西深一脚浅一脚走进了工地。

望着喘着粗气的郑老三和担子上的米、油和青菜，非常震撼，这家伙从那里钻出来的？真像天上掉下来的救兵。

原来郑老三是冒着生命危险，迎着八级台风，从海上为我们

送来了粮食。

那一刻，望着浑身湿透的郑老三，感动得热泪盈眶，差点就控制不住扑上前拥抱他。

这朴实的汉子，是个热心肠的人。台风来了，他知道我们都是刚到海边，没有应对的经验，非常担心。特别是听说山体滑坡，我们被困在工地了，他更担心了。几次迎着肆虐的狂风到工地查看，都因为泥石流和洪水过不来，最后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出海，为我们送粮食。

台风过后，郑老三还指派那几个船上的伙计，费了很大的劲在塌方的山上另开了一条路，解了我们进出的燃眉之急。

半年时间过去，我们不知吃了多少郑老三送的海鲜。

紧张的筹备工作和开业时间的一天天临近，我忙得昏天昏地，很少见到郑老三，只知道他经常在山庄转悠，帮我们做了不少事情。

这天开班子会，行政总厨提出，餐厅海鲜出品，要以当地野生捕捞的品种为主，一是可以做出海滨特色，二是可以降低成本。大伙马上想到，何不与郑老三合作，把他每天捕获的海鲜供应我们，岂不一举两得。

会后副总与郑老三谈好并签了合同。郑老三还主动提出，由他投资在海里设一渔排，把每天打回的海鲜存养在渔排中，餐厅客人点菜后才从渔排捞上来。保证新鲜。而且，在寄养期间死去的海鲜由他承担损失，降低我们的风险和成本。

山庄开业了。郑老三供应的海鲜都是当天从海里捕捞的，货真价实，生猛新鲜。餐厅才开张不久，食客口碑不错，很受欢迎，生意很兴隆。当月盘点就有利润，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郑老三向我们提出，为了方便，可以把沙滩承包给他经营，卖些泳裤饮料。包括环境卫生、救生等服务。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郑老三一家老少，于是搬到了沙滩边上的一间小铺住了下来。

山庄距大鹏镇四公里，不通公车。来度假和培训的客人要自备车辆进出。刚开业，公司只有两辆车，一辆公务专用，一辆人货车负责采购。员工住在山庄，要出去办事很不方便。郑老三买了辆摩托车，义务为员工当起了交通员，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有叫必到，有求必应。

一段时间运作后，山庄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公司一辆车跑进跑出采购还是跟不上。郑老三主动提出，有什么急需的零杂东西，他用摩托车帮我们跑。为此还安排一位伙计专门负责。

后来，我们干脆把采购青菜、肉食的事都交由他负责，仓管和财务每月到市场对所有品种采样核价，按月固定价格收货，省了不少麻烦。

郑老三是个老实人，从不弄虚作假。为了能给我们提供鲜嫩的时令蔬菜，做到价廉物美，他走进农户，直接从菜地里进货，为我们的特色出品帮了大忙。

有一次，他在一个老乡的店里进大米，店主在香米中掺了假。他发现后不依不饶，店主认错赔钱都不干，差点打一场大架。后来拉着米店的老板到我办公室，一再赔礼道歉，他才罢休。他一直说，山庄生意好，他才能生意好。他与山庄唇齿相依。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潮汕人的诚恳和朴实，感人肺腑。

不到两年，郑老三就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不再亲自出海打鱼，当起了小老板。

出海的任务交给了他弟弟，船上伙计也多了几个。采购肉菜由他老婆弟弟负责。每天所有海鲜、肉菜到山庄后，由他亲自检查把关。

他指挥老婆和几个小伙计把青菜老黄叶摘掉，把不足个头和死去的海鲜挑出来丢掉，整理干净了才拿去交给我们的仓库收货。每天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6

水涨船高，山庄当年开业当年赢利。唇齿相依，郑老三的生意也随着越来越红火。第二年，郑老三鸟枪换炮，买了一辆人货车代替摩托车专门负责运输。

精明的潮汕人点子多。第二年签承包合同时，郑老三提出，能否允许他在沙滩榕树底下开个夜宵档。这事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一是担心夜宵档影响餐厅的生意，二是担心大排档把海滩弄得七八糟。

郑老三一再保证，他经营夜宵档的时间一定在餐厅收市后。环境卫生问题也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可是我还是顾虑重重。

几经研究，决定先给他们三个月时间试试。能按我们的要求运作再延长三个月。

得留有余地，随时可以中止合同。

运营后，我发现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夜宵档弥补了山庄餐厅经营时间上的空白，使客人随时都有就餐的去处。喜欢晚上游泳的客人，海边游玩的客人可随时在沙滩边上喝点饮料啤酒，吃点东西。

郑老三脑子灵活，在榕树底下摆了一排极富特色的桌椅板凳，营造出一片惬意的天地，大受客人欢迎。也提升了山庄的品牌。

几年不到，郑老三由原来赶海的渔民，成功转型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老板。

我们旁边云海山庄的老总找我喝酒，大家探讨经营的体会，我向他介绍了与郑老三合作的一些感受。他很感兴趣，马上也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方法，与郑老三合作。

郑老三生意规模更大了。小小店面请了二十多名工人。专职司机就有两名。生意渐入佳境，上了一层楼。

可惜，天不遂人愿，正是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噩梦降临，一只可恶的小虫飞进了郑老三的眼睛，要了他的命。

在长达一年多的求医过程中花了不少钱。把早两年生意挣来的钱基本上都花光了。

在郑老三生病的阶段，他老婆接过了生意，挑起了大梁。

一个平时足不出户，只会潮汕方言，与人交往普通话都不流利的女人，也开始抛头露面，跌跌撞撞地行走在江湖上。

郑老三老婆的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也使我们看到生活压力下女人的潜力。看她既照顾生病的丈夫，又指挥和管理二十多个工人，还要照顾两个上一二年级的小孩，没日没夜，像工蜂一样忙进忙出，不能不佩服。

我时常想，这平常的女人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真像压不垮的一棵麻黄树，任凭风吹雨打，永远不低头。

7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郑老三穿了一套新西装，打了一条红领带，脸色红润，双眼明亮，满脸喜色地站在我床前对我说：

“唐总，我要出门去了，出远门。”

“郑老三，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唐总关心。感谢你这几年的关照，遇到你是我的福分。”

“你别客气。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也帮了不少忙啊。”

“唐总你是我全家的恩人，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朋友，我忘不了你。”

“老三你别客气。”

“唐总，我这次去一个好地方，要去非常久。可是我放心不下